

俄罗斯



车 驰·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游/车驰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1-861-8

I. 俄... II. 车...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837 号

俄罗斯游

作 者: 车 驰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4.5

插 页: 4

字 数: 7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ISBN 7-80681-861-8/K · 223

定价: 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莫斯科胜利广场纪念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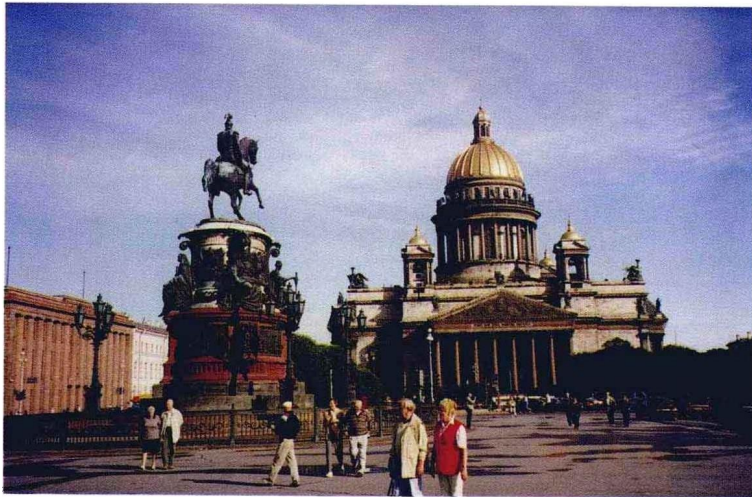


莫斯科红场上的斯巴斯克塔、列宁墓和升天大教堂





圣彼得堡冬宫一角



圣彼得堡圣埃撒广场和教堂



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和教堂



圣彼得堡夏宫一角

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以红白蓝三色旗取代了锤子镰刀和五角星的旗帜。然而，苏联70多年的历史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人民创造的业绩依然辉煌壮丽。

——题记

斯莫尔尼宫和芬兰车站·····	(73)
夏宫的浪漫和洒脱·····	(77)
街头、路边的卖艺人 ·····	(84)
圣彼得堡市的“白夜”·····	(87)
莫斯科郊外的早上·····	(90)
今日克里姆林宫·····	(94)
宏大华丽的地下宫殿·····	(105)
在列宁山上远眺·····	(111)
莫斯科河荡漾·····	(116)
展览馆的兴建和衰落·····	(121)
阿尔巴特步行街·····	(124)
莫斯科市区的晚上·····	(128)
别了,俄罗斯 ·····	(133)
后记·····	(136)

踏进俄罗斯大地

俄罗斯，原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诞生地，早在孩提时代就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91年12月，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统一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变成了15个国家。12月25日19时38分，印有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苍茫暮色中落下，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帜。

俄罗斯作为苏联遗产的最大继承国，地跨东欧北亚的大部分土地，北临北冰洋，东濒太平洋，西滨波罗的海。面积1707.54万平方公里，仍然是世界上地域最辽阔、面积最广大的国家。有着130多个民族的俄罗斯，人口1.492亿，其中俄罗斯族占总人口的83%。

而今的俄罗斯，是否依然能让人领略到它“北极熊”的强悍风采，是否还能窥视到苏联70多年的历史痕迹……

带着沉思和观察的心情，我们从中国黑龙

两个多小时后，公路两侧的农舍开始多了起来，那零星散落的或是十多家建在一起的村落农舍，都为一式的平房，墙体有砖砌的，有旧铁皮围着的，也有带树皮的木板钉成的，而屋面有的是波纹铁皮盖的，也有类似石棉瓦质地的，不管你怎样注意寻找，那农舍几乎都是破旧的。途中经过一个建有楼群的小镇，那多层楼房显然也是数十年前盖的。楼前路上，居民稀少，似乎给人以萧条和偏僻的印象。

在有农舍和多层楼房出现的公路旁，有两、三个小地摊在车窗外掠过，可见到在路边兜售少许鸡蛋、牛奶和马铃薯、胡萝卜之类蔬菜的老太和孩子。那堆放在地上、筐里的农产品少得可怜，我想这大概是一些挣钱不多的俄罗斯农村老妇吧？！

我在车上看了看手表，已是当地时间 6 时左右了，正当我估算着快到海参崴的时间了，汽车突然放慢速度向右拐进了一处丛林中，驶到了离公路约 50 余米处的一座乳白色五层楼房前。下车后才知道是我们下榻的旅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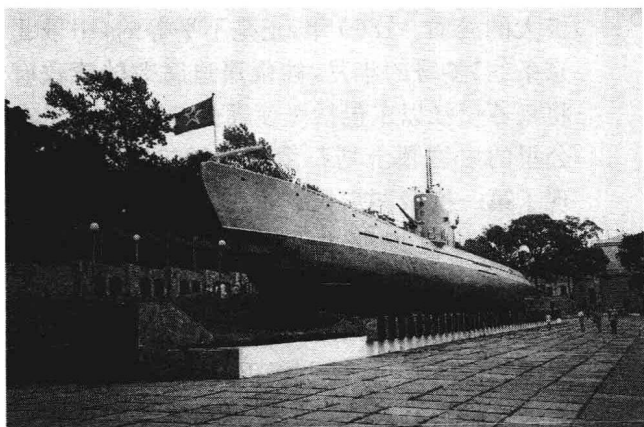
那前来接站的男青年告诉我们，这是一家由美国人开设的旅馆，设施还是可以的。我向旅馆的四周望去，林木茂密，停车坪边花草丛丛，地上也十分整洁。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这旅馆环境确实不错。从服务台取了钥匙，我们

第二天早上，海参崴时间 10 时起床，我走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面对阳台的坡地上，十多米高的大树一株紧挨着一株，那不知名的灌木长满了树隙间，层层叠叠组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透过这绿色树丛的空隙间，我看到了屏障外公路上一辆辆白色的车辆飞驰而过，能隐约听到泻水般的车流声。一股股草木清香和轻轻的晨雾扑面而来，我突然发现阳台对面的一株松树上，几枝平伸的枝叶忽然上下摇曳起来，细细一看，一只拖着长尾巴的松鼠正在树枝间跳跃着，是在觅食，是在晨练，还是在寻找自己的伙伴？我兴奋了起来，好一个树林中的景色啊！也许这正是俄罗斯国内外一些要人选择这里建屋度假的缘故吧！

水、山峦、绿荫中的建筑物式样各异，既有自然幽雅意境，又有现代城市的宏伟气魄。但不得不让人感触的是，交通大道两侧的建筑物，大都已经陈旧不堪了。在海参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恐怕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这与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衰落不无关系。在我们的坐车经过的几条交通要道两侧，我看到一幢幢多层建筑物，已是门窗破旧、墙体剥落了。那临街的俄式阳台，栏杆锈迹斑斑，下沿水泥不是呈龟裂状，就是大块混凝土剥落露出了钢筋条。在上海，无论从美观的角度，还是考虑行人的安全，这样的阳台早就得整修了，但海参崴街头这种现象却举目皆是。那墙体表面，那建筑物的圆柱，混凝土剥落，砖块裸露的现象也不在少数。让人感觉到这房屋的主人已经破落，甚至让人怀疑是否还有人住着。

我们坐的车几次与市内的有轨电车同向和反向行驶而过，“叮叮当当，叮当”的电车声吸引我注意那在上海已经绝迹了的有轨电车。车厢陈旧，那嵌设在马路上的铁轨边，坑坑洼洼，好几处路段的杂草几乎遮满了锈黑的铁轨；马路交错拐角处，那电车专用的电线纵横交错，像被狂风刮得残缺了的蜘蛛网。司机告诉我，海参崴市区共有三条有轨电车线，电车都是免费让市民乘坐的，晚上 12 时以后才停止，天亮又

依然锃亮发黄。导游告诉我，这艘名为“芙利基米尔”的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次参战，屡立战功，又屡屡负伤，一次海战中艇尾的一个螺旋桨被炸掉了，还能在敌人的炮火中逃生。希特勒军队中有人说“芙利基米尔”是苏军最狡猾的战艇，希特勒曾下令一定要炸沉它，但“芙利基米尔”还是被保存了下来。50多年过去了，“芙利基米尔”早已退役并被陈列在金角湾的海岸上。走进潜艇，后半部艇舱被辟为二次世界大战史料和该艇史料的陈列室，曾在该艇服役过的官兵的照片、服装和武器等陈列在其中。潜艇的前半部，动力设备和鱼雷等武器装备依然保持着原貌。



战功显赫的潜艇

即使最普通不过的俄罗斯妇女也是十分注意自己的修饰的。

相对来说，俄罗斯中、青年女子更注意保持自己的体形和面貌了。她们几乎都穿高跟鞋，步行时个个挺胸昂首，给人以不俗的气质印象。尽管大多数俄罗斯姑娘穿的衣服不一定是名牌，但她们白皙的肤色和开放、简洁、得体的夏装，确实给人以青春的气息，高雅的观感。

俄罗斯的私有化，使社会贫富差距正在加大，就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并不富有，但他们也有欢乐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在海参崴的一家饭店用餐，大厅一侧一男一女两位俄罗斯歌手边奏边歌为用餐人助兴。饭后用茶和喝咖啡时，大厅里播放迪斯科曲子，坐在餐桌和咖啡桌边的俄罗斯人都起身步入大厅正中的舞池里，跟着曲子的节拍跳起了迪斯科，五彩流溢的灯光下，那扭曲的身姿，那投入的神情，那热烈的场景，把全厅的人都激得欢乐了起来。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俄罗斯姑娘，那美丽的大眼睛，那高挑的身材，那欢快奔放的舞姿，吸引了年轻的外国游客步入舞池，加入了她们的狂舞中。

在海参崴的街头、车站和广场边，我见到了不少行乞者，他们中有满腮胡须的俄罗斯老人，有满面皱纹的老妇，也有怀抱孩子的俄罗斯中年妇女。那些匆匆行进着的俄罗斯人

去，西下的阳光透过云层，把海参崴机场照得热乎乎的。停机坪边上有十多架待航的俄罗斯飞机，偶尔又有一、两架俄罗斯客机在机场降落。很显然，这里的航班并不多。因为有一个 20 多岁的俄罗斯小伙子做我们的翻译和导游，我们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机场的安检等各个口子，登上了去莫斯科的飞机。这是一架可乘载 200 多人的中型飞机，也许是因为两个航班并在了一起的原因吧，机上座无虚席，但除了我们一行几人外，几乎都是俄罗斯人，而我们的座位被安排在舱尾的 31、32 排。也许因为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吧，在中国，国外的乘客一般都被安排在中、前舱，以表示对外国人的友好，而我们作为在俄罗斯的外国人，并不能得到这种待遇。也许俄罗斯人还以为他们仍然是中国的“老大哥”呢。

7 时 10 分左右，飞机在一阵轰鸣声中昂首向空中飞去。飞机穿过层层白云，突过震荡着机身的气流，在白茫茫的云层上空向莫斯科飞去。从机舱椭圆形的窗口向下俯瞰，除了云层，还是云层，竟见不到地面的一切，只有那金灿灿的阳光从左侧舷窗口射入，我才知道飞机正朝着北方飞去。

飞机在万米高空飞行了半个多小时，两侧的舷窗口都有阳光闪烁，我琢磨着飞机的航向已由北向西飞去。我的双眼紧贴着舷窗向机下

望去，一朵朵飘浮着的白云下，是广袤的大地和连绵的山丘。那深绿色的是丛林，那黄绿色的是草地，那蓝白色的显然是湖泊了。我久久地看着机下的景色，不觉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按飞机每小时 1 000 公里速度的话，飞机改变航向后向西也已飞了 500 多公里了，但机下能见到的，还是那不断变幻着的深绿、黄绿和蓝白色，见不到城市、村落，也见不到零星的房屋，偶尔见到一条时而笔直向前，时而弯曲延伸的灰黄色的路迹，也看不清是铁路还是公路。地理知识告诉我，这机翼下的大地方应该是西伯利亚了；历史知识也告诉我，这里曾是当年沙俄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亚的一部分了。

飞机向正西方飞去，追着西归的落日。我看了看手表，已是北京时间晚上 8 时了。上海已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的光光了，但此时的海参崴时间为晚上 11 时，而莫斯科时间还只是下午 4 时。因为飞机是朝着莫斯科方向飞去的，窗外的阳光依然那样明亮，那样的灼热……

飞机在西伯利亚中部的一个城市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莫斯科时间下午 6 时左右，飞机继续向正西方飞去。俄罗斯导游告诉我，到莫斯科还需四个多小时。从早上起床到此时，毕竟已经折腾了十六、七个小时，朦胧中我竟瞌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时我看了看手表，已是莫斯科



红墙边的方尖碑

透过亚历山大花园稀疏的绿树，一堵近 20 米高的红墙映入我的眼帘。随着导游来到红墙



红场卫兵换岗

和军纪的检阅。

与红墙平行的通道一侧，砌有一块块深红